

(作者) 陳思安

娜布其及馬凌畫廊委託創作

「在我們攤開來參閱的一座城市的平面圖與因它的名字的召喚而從我們內心湧現的城市的心理圖景之間，並不存在什麼疊合之處，後者是我們日常的游移在記憶裡餘下的沈積。」

——於連·格拉克《一座城市的形態》

Intro 鑰匙

她被丟入時間的湍流。腳趾拴緊在前個世紀，嘴唇啜啣在這個世紀，四肢游散在時針與分針攪亂的漩渦裡。時間的秩序跟她意志力之間的搏鬥勝負已分，她的身體卻還感受不到。她漂浮在這片湍流中，意識到自己的每一刻都同時屬於許多個時代，許多處地點，許多種身份。

時間的泥沼給她帶來的並不算是困擾，反而貢獻出一個令空間前所未有清晰起來的契機。就此，時間再不重要，她停止以時間為序去記憶任何事物。她追隨著一粒石子從生成、滾動，到堆積、沈降，直至化為齏粉，度量已很難說是時間，而是地理。她行走在這片長久孕育著自己的（又或許是反過來，是她花了太長時間去孕育的）土地，尋找一把鑰匙。

一把能夠喚醒這片沈睡著的無水之海的鑰匙。它睡得實在久，毫無覺察構成自己的每一顆水分子都已先後掙脫著逃離開。它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不是仍然應該被稱作海。

這裡有太多事物等待著命名卻又難以命名。就連腳下的土地，名字也是一場戰爭。與生殖出過太多香料有關，與一條清澈的江水有關，與一個聞名遐邇的女海盜有關，與一隻漂海而來的紅色香爐有關，與一個水上人的口音有關。故事與故事之間，相互爭奪。爭搶的不是命名權，而是對未來的記憶。

她知道自己尋找那把鑰匙，也是為著爭奪。她不屑，也無法掩飾其中的野心。

對於未來之人，他們得以瞭解此地的唯一途徑，即是敘事。

即是故事。

即是鑰匙。

Part 1 北望

人如何向海索取它沒有的東西

在找到那把最終的鑰匙之前，她首先擁有另一把鑰匙。一把具體的鑰匙，能夠打開一棟具體的建築。她將這裡作為確認自我、記憶、地理與想象交匯之處的錨點。據此，她探尋的目光得以向四面與八方延展。

登樓北望。不斷向前增長的海岸線，掙脫了自古以來的命運束縛，擁有了自己的生命。一百年前，她腳下的建築前，是海。真實的海，浪濤浮卷，拍岸有聲。百餘年來，數兆億萬噸泥石輪番入海，壘出綿延數十公里的土地與居住其上的人。吞下海水，咽下浪，削平高山，挖平地。

人類向海水爭奪土地，無論如何都是超出想象之事。她時常好奇，人該如何向海索取它確實擁有，但同時確實沒有的東西呢。當然，對於海來說，它實質失去的內容物或許連根汗毛都談不上，卻又龐大到令它無法忍受。人們幻想著征服的慾望在泥土合攏踩實的那一刻再次被滿足，卻向被征服之物證明著虛妄。

有沒有人曾像她一樣想過，我們也需要獲得海的同意？當然，並非所有索取都代表著剝削，也正如並非所有沈默都代表著同意。

她看著那處淺石灘一次次掀起衣裙，剝開筋皮，將強行被灌入的砂石盡力容納為新的血肉。允許這新的血肉比舊的還要更具生命力，長出高樓、街道，平整出球場、綠地，甚至於加冕的場所。允許人們可以歡笑著或悲哀著逡巡於這自造的而非天賜的領地。

夜晚，更深的夜晚，所有人與獸沈入睡眠之後，她聽到乾澀的海水聲音，不是從數公里外的具象之海那邊傳來，而是從腳底堅實的土壤之下傳來。隨潮汐浮漲，拍打著幽深地底數百年前的岸。她重新聆聽這片無水之海的波浪聲，訴說著，訴說著，訴說著。

海從不會真正消失，即便失去了水。

在一個人的身上辨認出海洋

海的氣息如何沈澱在一個人的身體裡，沈澱到足以能夠在這副身軀上辨認出海洋。海洋的特質，又是怎樣一種特質。與海相關的一系列詞彙似乎在提醒著，標籤著這特質。潮濕、黏膩、浮蕩、廣闊、咸腥、取之不盡的食物。當然，還有一些更加危險的詞語。巨浪、吞噬、恐懼、暴怒、洶湧、滔天、渺小。人在面對海時的渺小，與人在面對群山時的渺小，是同一種渺小嗎，她好奇。

不必好奇，在我身上，你便可辨認出海洋。記得抓緊時間，我可是最後一個蛋家之子。在我之後，海將在人的身上絕跡。他望著她，深黑瞳仁偶爾閃過海的蔚藍，淺淡的酒窩盛滿他向人復述過無數次的故事。你知道的，宋朝有位周姓大賢，已在書中寫過我們族群，「以舟為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蛋也。」但據我所知，不，應該說是據我們族群代代口口相傳，起源最早應是秦朝，祖先不肯為秦虜，因此群體逃亡入江海。所以，我們的基因裡鐫刻著反叛。寧可世代飄零於海，也不肯屈從於霸權。她已熟悉他在講述時的通暢自信，這段導言她和眾多市民都曾在各類媒體中看到聽到過他侃侃談出。他並未認出她，她早認出他。她第一次看到他時，他漂在水上、腰間纏著草繩，在母親的拎拽下學習如何用身體去激發海水的重力。

很可惜，這位周姓大賢在那篇文章裡還講了許多對我們族群的誤讀，說什麼我們貪婪了，說我們有妻共之了，說我們冬夏身無一縷，好像牲口了。用當下的話講，是獵奇，是他者凝視，是對所謂賤民的俯視。不過他有一句寫得好，我經常引用。他說，「蛋之浮生，似若浩蕩莫能馴者，然亦各有統屬，各有界分，各有役於官，以是知無逃乎天地之間。」是不是講得蠻好？我喜歡這句，所以我的網名叫做「浮生天地間」，正是來自於此。他講得興奮，灰色麻布外衣被身體熱氣蒸騰出新鮮薯莖汁的味道，腳下趿拉著半只鞋露出白嫩的後腳跟，隨著翹動的小腿在半空揮動。我們是海中浮蕩的蛋殼，任何風浪都能拍碎掉，卻一路活到了現在。還能說不是全世界最偉大的蛋殼？他笑，抖動的鞋子幾乎落在地上，又被腳趾利索勾住。一個人的清晰眉目漸漸融化在「我們」的模糊敘事之中。

沒有了，都沒有了。蛋殼終於上岸了。我堅持了很久，一個人去對抗海浪和時間，堅持到成為最後一個離開蛋艇登上陸地的人。你知道的，海上沒有手機信號。他衝她擠了擠眼睛。沒能做成第一個逃離土壤投身向海的人，至少做成了最後一個背叛海洋寄生陸地的人。好在我還可以講述。所以我要不停地講。不然就真的什麼都沒了。說到此處，他低下頭，把眼睛和半只臉藏在夕陽的暗影中。

我的兒子，將是第一代同時失去了海洋和陸地的蛋家人。我希望在他的身上，至少能夠辨認出天空。

辭典

火麒麟——周身「癩」。土鯪魚——女傭人。塘虱魚——老人。醉貓——酗酒的
人。門口狗——譏人不敢出門。老虎蟹——兇惡的人。鹽倉土地——形容鹹濕
(狎褻)的人。忽必烈——剋扣菜錢的伙伙。趙匡胤——大宋王,諧音大饒王。
量地官——無業遊民。擘口仔——靠一張嘴去找生活的人。秀才手巾——包書,諧
音包輸,喻逢賭必輸的賭徒。貔貅仔——頑童。一腳牛屎——沒有學識的人。三
打六——譏人低能。花靚——譏人年少無知。荳釘——形容別人個子很小。沙塵
白霍——囂張浮躁的意思。1949年12月31日大公報香港版,作者小鳳。

割死牛——攔途截劫。知人口面不知心——勿以貌取人。唔吼——不喜歡。丟那
媽——他媽的。拉牛上樹——難教的意思。走鬼——逃避(小販隱語)。放貴利
——高利貸。好心唔得好報——恩將仇報。君真——公平。戴綠帽——妻子偷漢
子。流家連——劣貨。蛇見琉璃——軟。好心事——溫柔體貼。大碌藕——與人
無尤。熟性——會意或幫忙的意思(黑社會隱語)。有牙冇眼——大笑。盒屎上
身——惹禍上身。冇天裝——天不怕地不怕。夠道行——足智多謀。三寸釘——
矮人。架勢堂人馬——有權有勢的人(黑社會隱語)。三水佬睇走馬燈——陸續
有來。細佬哥剃頭——快的意思。隔夜油炸鬼——沒有火氣。生人唔生膽——膽
小如鼠。1949年12月10日大公報香港版,作者煥錦。

飛髮佬走警報——(懶刮)好少理。同撈同煲——狐朋狗黨(黑社會隱語)。乞
人憎——見而惡之。米路(或世界)——機會。算死草——刻薄。蛋豸雞——
(見水唔飲得)只可看不可動。撈粗嘢——意外收穫。敲竹槓——勒索。撬牆腳
——搶奪(多用於三角戀愛中)。落水——淪陷時期和日偽做過事的。肥屍大隻
——豬圓肉潤。周身癩——多嗜好。咬雲——抽煙。1949年11月7日大公報香港
版,作者忙燕。

撈起——出人頭地。混吉——胡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死剩把口——只
會說不會做。日本駝錶——大盤兼冇準。食豬血扇黑屎——當面見功。托腳——
拍馬屁。唔係猛龍唔過江——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當衰——倒運。四方雞蛋——
古怪。1949年11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作者忙燕。

Part 2 西望

上岸找路的魚

有渴望離棄土地向水去尋找未來的人,就有情願掙脫水向大陸去尋找道路的
魚。人和魚都將彼此視為食物,可人總是比魚想要得到的更多。她見識過一波
又一波由遠鄉潛上陸地的魚,也更近距離接觸過那些最終存活下來的幸運兒
(魚)。

向西望去,她的鼻子比眼睛更早看到那條被登岸魚群所佔據的街道。牠們追逐
著浪的推力而來,跟隨著灼目的亮光而來,也有的被鉗住了口鼻拖拽而來。無
論何處登岸,牠們總是迅速地聚攏到這條街上,漸漸地,街道的名字也被牠們
接管。聚攏不是為著安心或者彼此依靠,而是因為牠們持續聽到同樣頻率的聲
波在發出召喚,將所有牠引至一處。

那個幸運兒當中的幸運兒,是牠們中少數幾乎聽不到聲波的。因此在上岸後,
牠沒有像其他魚一樣著急地趕去那條街上,而是先停下來觀察。牠已經習慣了
等待。在過去,安靜的等待比盲目的行動給牠帶來了更多獎賞。

除了耳朵,牠還有許多秘密。牠有一對小小的、細嫩的雙腳。生下牠時只低頭
望了一眼,母親便匆匆轉頭游走。母親每次向體外排卵都能甩出數千顆籽,出
現牠這樣的畸形兒雖說罕見,卻是完全可以承受的損失。牠望著跟隨母親遠去
的姊妹弟兄,再看看自己,迅速掌握了出生後第一項自學的本領。牠努力將細
嫩的雙腳收束到鱗片內,借助魚尾而不是腳,在水中行走。就像其他所有魚一
樣。如此牠便可被視為同類,而不是成為怪物被立刻吞掉。牠揣著秘密長大,
慢慢領悟最重要的生存之道便是不要因為焦慮而去盲目行動。

雙腳隨著身體一同逐漸成長,漸漸擁有了力量,不斷向牠發出需要使用這份力
量的哀求。每當夜晚釋放出能夠遮蓋一切秘密的黑暗,牠會將那雙已經生出自

己語言的腳從鱗片裡解放出來，小心翼翼地踩著淺灘的細沙沿著海岸學習擺脫尾巴和海水的行走。對牠而言真正的行走。牠眺望著那座每棟樓宇和街道都放射出微弱陽光的城市，想象著在那裡自己不再是一個需要懷揣著秘密生活的異類。去往那裡的同輩再沒有一個返回大海，但關於牠們的消息不斷飄回海中。在那裡，每個生物都使用自己的雙腳，無需掩藏。這份盼望依然沒有熬煮成急迫，牠還要重新學習呼吸，學習平衡，學習忍受乾燥，學習做一個真正的岸上人，而不是一個生活在岸上卻時刻惦念海水的兩棲生物。

將牠們不斷引向那條街道的聲波，實際上是一種氣味。牠微笑著對她說。一種可以被耳朵捕捉到的氣味。咸腥的，頑固的，身體裡所有水分蒸發殆盡後才能散發出的氣味。或許人類死後不用火葬而是把身體徹底烘乾，也能散發出某種你們人類之間才能夠辨認出的味道。說著這話時的牠，在她看來已經長成了一個真正的岸上人。臉上浮動著岸上人才特有的曖昧表情。魚永遠不會擁有的表情。直到那時，我與生俱來的缺陷，我一生痛苦隱匿的秘密，終於蛻變成了無與倫比的幸運。我聽不到那陣聲波，我更厭煩那股氣味。上岸後即便再無處可去，我也絕不會走向那條街道。我才是那個幸運兒。

她一再提醒自己，看牠的眼神不要流露出母親般的關切，那只會逼著牠捲起自己的名牌公文包，擠入下班高峰的地鐵人流中，此生再不會出現在她眼前。一個善於隱藏的人，這座城市便是他最深的海。現在牠需要小心隱藏的，是牠的魚尾了。牠身上的西服剪裁得當、布料精緻，領帶來閃爍出碎小鑽石的光澤，一雙結實的（再也無法用細嫩來形容的）腳踩著塗了鞋油打磨得光亮的皮鞋。

她知道為何在牠看來，前赴後繼奔向那條街的同類不算幸運。從咸魚欄，到海味街，從某種角度來看，這條街始終只為屠戮和消費牠的同類而存在。她想象牠因公事所迫，偶爾不得不拎著公文包走過那條街，看到透明櫥窗背後整齊擺放品類繁多的同類屍體、肉塊、臟器、筋皮、鰓鰓、骨頭，內心鼓蕩著的究竟是悲愴還是自得。她難以向牠訴說的是，牠們上岸要尋找的東西，跟牠從未相同。不是徹底放棄了一種身份，才能更合理地獲得另一種。也沒有什麼唯一正確的道路。

然而牠有自己去發現這些的權力。而不是靠她來說。因此她什麼都不說。

可你知道嗎，我從來不是真的有耐心，牠說。我只是恐懼一切事物。牠抿了一口冷掉的咖啡，不想迎接她的目光，扭頭望著窗外那池全新的海底。海底的每棟樓宇和街道都放射出微弱的陽光。

景觀失憶症

前一次的前一次的再前一次，肆虐此地的瘟疫，名為景觀失憶症。

據醫生推測，病症的最初誘因是彼階段此地快速變遷的景觀引發了人腦內海馬體的電流紊亂。海馬體負責空間信息的存儲和處理。簡單來說，海馬體就是人的認知地圖，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細胞直接被研究人員命名為「地點細胞」。再簡單來說，一個人能不能找到路，由海馬體的大小、活躍程度、放電速度而決定。要命的是，海馬體不僅負責空間信息的處理，它還負責將人經歷的事件形成新的記憶。為什麼要把兩件如此重要說不清哪一樣更重要但肯定都很重要的功能，放在同一個器官裡？她不知道這問題到底應該去問誰。

總之最終的結果就是，紊亂的電流誘發了海馬體的進一步病變、損傷。人們無法記憶景觀，記不住曾經去過的地方，也想不出如何前往想去的地點。具體的場所被擠壓成空洞的詞彙和概念，無法喚起任何實質的記憶與形象。物理層面與認知層面上的「方向」在感染了這瘟疫的人的大腦中燉成了一鍋濃稠的湯汁，原本的食材早已失去形狀，黏糊糊地抱成一團，就連味道也混雜不清。大街上四處散落著橫衝直撞的路人，腋下夾著公文包踉蹌地爬上兒童樂園的滑梯，穿著醫護白色大褂繞著百貨商場的櫃台打轉，開著消防車闖進蝦蟹滿池的魚塘。

影像工作者相信這是天將降大任於己的昭示，拎著攝影攝像機奔走在大街小巷，試圖替人們去記憶所有景觀。餐館裡出現各種類型的海馬烹飪菜單，蒸炒燉燒煎炸涮燙烤烘，寄希望於古老的智慧以形補形，吃啥補啥。

就像前一次，前一次的前一次，和再之前的所有次同樣，瘟疫總將被戰勝。每一次的代價都高昂且無法彌補，但在人與瘟疫的永恆戰爭裡，人幾乎與神站在同等位置上，竭力吸取可以吸取的經驗。

空間與場所，終於停了下來，不再變化。人們不再相信要緊跟時代的腳步，不再相信唯有變化才是進化。即便那場瘟疫徹底消退，也不再相信。彷彿一場高燒過後，安靜下來才辨清細胞的發電原理。蟄伏下來的不止是景觀，還有信念。

初來此地時，她給自己的第一條戒律，既是不可介入。她可以愛，可以觀察，可以陪伴，可以悲嘆，可以記錄，但永無權力介入。她看著這座不斷膨脹的城市，在脹大的同時，向內一點點坍塌。膨脹的部分是空間嗎，坍塌的部分是時間嗎，亦或是完全反過來？當它在一個方向上膨脹為無限大時，便在另一個方向上坍塌為一個奇點。黑洞的中心。萬物隨著趨近於黑洞而越來越慢，最終在事件穹界停止，從沒有真正落入黑洞。直至她的存在也無關緊要。

Part 3 南望 靈與人混居之所

轉頭南望，突兀兀一處十米高台挑破海岸，獨矗於盤旋而上的山路間。高台上紅磚圓柱壘拱出二層小樓，立於其上，可傲視海港繁盛的船來人往。那裡鬧鬼。如今人們用這四個字便打包了它的前世今生。而她記得的故事遠比鬼故事要多得多。

高台本是一座小山。岩石冷峻，錯落無致，與這島上的其他山石相比，太具稜角，不是個落腳休憩的好去處。就連飛過的疲憊海鳥也情願再多飛一段路，不願停留其上。她偏喜歡這座小山，識得山上幾乎每一塊形狀迥異的岩塊、砂礫。一眾各具鋒芒的山石裡，小山尖頂的那塊石，最是吸引她。她常停步在它身邊，將手輕輕撫在石上，聽它細微地顫動著身體，向她傾吐心跡。

它存活的時間太久，想對人傾吐的話卻不多。大多都是關於一隻鷺鳥。它稱那只鳥為，我的夥伴。跟其他鳥類不同，它的夥伴極少出現在海岸，每次出現都伴隨著風暴驟雨。作為一顆石頭，一顆穩固地焊釘在山尖的石頭，它從未像人類那樣畏懼過風浪。因為不管再大的風浪，盡可以撕開房屋，扯裂樹木，卻對山石無可奈何。雖然她知道，如果將時間拉長到足夠久去看，浪終有一日可以磨損、擊穿山石。但作為石頭的它還年輕，這一事實過分遙遠，以至於聽上去彷彿謊言。

自從有了夥伴，它對風暴的無動於衷變為熱切的期盼。夥伴屬於風暴，它便愛上風暴。日復一日，它伸長脖頸，等待風暴降臨，等待狂風捲起巨浪，等待它的夥伴身體緊貼著駭人的浪花，軀乾側傾，翼尖如利刃般剪開水面，拉出一道漫長且深的波跡，而後優雅地再次騰空而起，掙脫風雨飛回到它身邊。

它永遠不會看膩。它的永遠，長過許多許多生物的永遠。

我們之間有自己的語言。它對她說。夥伴的語言，是身形，是衝刺，是奮力捲入浪潮。我的語言，是互久，是堅固，是難以察覺的顫動。語言雖然不同，但它站在我身上的那一刻，微小的腳掌觸碰到我顫動身體的那一刻，語言便不再重要。或許，我與你之間也是同樣。她輕撫著它，願意相信這話發自內心。隨著夥伴的徹底離去，它能夠蘇醒的時間越來越短，顫動的次數越來越少。相比起它和她存在的時間尺度，一隻鷺鳥的壽命實在令人遺憾的過分短暫。儘管還會有別的鷺鳥剪開海浪飛到它身邊，但能夠令它顫動的夥伴，永遠只有一個。

倏忽數百年流過，延繞小山旁的諸多土地慢慢聚攏起渴望於此地建立新生活的人。小山的險峻稜角和阻礙漸漸成為人們征服的目標。大多數人只是口中嚷著

平掉它平掉它，但不會做出行動。征服它要耗費的力氣和時間，與得到它能夠獲得的利益相比，實在有些微不足道，過程又實在叫人望而生畏。

只有一個人，沒有叫嚷，沒有發出任何宣言，卻每日扛著斧鑿與竹簍，試圖用一己之力將小山敲打成他可以安居的家園。

一個什麼樣的人，才會想去做這樣的事情呢？她默默地觀察著他，盡量不做主觀的評斷。一個絕望的人嗎。一場可怕的颱風徹底摧毀了他唯一的樵屋，他已無處可去。一個孤獨的人嗎。他獨自飄落來此地，沒有家人，沒有朋友，在失去唯一的樵屋之前也沒有任何鄰居。那間幾根梁木一堆蓬草倉促堆砌出來的樵屋看起來是那樣臨時，兀自杵在遠離村落的山邊。一個堅忍不拔、毅力超群的人嗎。每日太陽冒頭，他便登上山頂斧劈鑿擊，削去岩石，平整地面，直至夕陽沈落。鐵與石的對抗難分高低，但人的血肉之軀和短暫壽命與山相比，怕是不比一隻鷓鴣更佔上風。

這不是一個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頑固地一聲令下，決心投入的不是或說不只是自己的生命，而要去透支子子孫孫（其充滿野心地宣稱必定無窮盡）的生命。沒有哪個善良通透的神能容忍如此叫人窒息的父親/祖輩，以至於被迫將山搬開。他沒有（看起來也不打算有）子孫，沒有野心，沒有要透支除了自己肉身以外的任何東西。他只是一次次俯身低頭鑿開岩石，用微小的、不斷在持續衰弱的力氣，把化整為零的山搬向新的土地。

她曾嘗試與他交談，很快發現他的語言，是沈默。他望著這塊日漸平整起來的土地，眼神裡缺少某種心願快要達成的喜悅。行動即是行動，是唯一目標，並不準確指向任何結果。隨著腰背如西沈落日一點點佝偻下去，從不會落於此地的灰雪染白了他的雙鬢，尖銳的山頂慢慢刨削成平地。與她交流最多的那塊山石也在他手中碎裂為細小岩塊，骨挫為土，肉裂成沙，沈積為他建造石屋的地基、牆面。山石沒有消失，換了另一種形態繼續自己的顫動，與他的沈默攪拌在一起塗抹出高台的新生。

直至肉身隕滅前的最後一個傍晚，他仍未給石屋封頂。她安靜地坐在他身旁，聽著他節奏遲緩的呼吸，心裡猶豫著是否該幫忙封蓋好屋頂，給他的最後一口氣息灌入些許滿足。他仰頭望著天邊過分飽和的橙黃光芒，笑著吐出自己第一句、最後一句、唯一一句能夠說出的話。看，天亮了。

日後這處高台上停留過、寄居過的所有生物，時常會叫她想起這句話。山石之靈、鷓鴣之靈、虎豹之靈、人類之靈、樹植之靈、蛆蟲之靈，還有泥土之靈，共同夯建起這處靈與人混居之所。

性格和命運會通過血脈與基因頑固地代代相傳嗎，而意念執著的靈也會凝結在土地中難以拔除嗎。

她還沒有搞懂這件事情。

地貌整理學家

她想起一位舊友。一位地貌整理學家。終其一生，他執著於將此地存在過的所有地貌進行整理歸納，分布羅列，並毫無遺漏地記錄下來。山地、丘陵、平原、盆地、高原。岩石、海岸、洞穴、河流、湖泊。水渠、耕田、園林、堤壩、建築。

沒人相信他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宏願。困難的不是整理。困難的甚至不是毫無遺漏。困難的是「曾存在過」。舊友不需要像她一樣長久地浸泡在時間之河裡也可以明白，企圖抓住一處急速變化的地域，是怎樣的奢望。曾被稱作灣的地方，早沒有了灣，曾被叫做山的地方，也早就丟掉了山。留下可以證明它們「曾存在過」的唯一印跡，似乎只有那一連串尚來不及改動的名字，和背後虛實難辨的傳說。

好在他有的是耐心。他翻閱厚如不復存在的甸山一般的史料，記錄每一條河水的改道、枯榮、死亡，每一處石丘的聚攏、磨礪、粉碎。日復一日他繪制著一幅極少有人能真正看懂的圖紙。這份點橫豎線密密麻麻，文字圖標猶如密碼的

圖紙上，千年之前流淌過的溪水橫穿刺破雲霄的摩天大樓，爛泥遍布瘴蚊滋生的泥沼裡矗立著電線密布的發電廠，車水馬龍的鬧市街區之下翻滾著滔滔向前的運河。

她曾是試圖破解他那幅密碼圖紙的人之一。她還記得自己手指第一次豎直划過圖紙上層層疊疊的垂直地貌時的心悸。這一層又一層的地貌曾如皮膚緊貼著軀乾那樣死死貼合著大地，又在將乾枯未乾枯之際被生生剝去。不會有人像她一樣清晰地記著其中的疼。即便是他。他可以繪制，卻無法感受到疼。

她撫摸著密文，輕聲問，這一切是了留給誰的記憶。他笑了，似乎在諷刺她提問的荒唐。當然不是為了留給任何人，他說。我只是再無法去關注地貌以外的其他存在，比如，人。

落水的老虎蟹遇到架勢堂人馬

標題：上海仇殺案在逃人 汪壽章在港被捕 幹探盧堯兩小時內拘獲 汪求取銷引渡自願返滬

日期：1939/12/07

報別：大公報香港版 版名 06 本港新聞

上海靜安寺路發生之漢奸仇殺案，在逃人汪壽章昨日下午在港被港府著名探查滬事幹探盧堯，設計拘捕歸案。茲將港探破獲此案詳情錄下：

越界賭場 漢奸仇殺

此案乃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發生於上海靜安寺路與地豐路附近，原因為漢奸越界開賭場，因互爭權利而起衝突，結果張壽梅等數人被槍殺。案經上海第一特區法院懸紅通緝案中在逃人劉金城、周鐵寶、汪壽章等三人，分發明令文書，知會各埠通緝在案。

跟蹤來港 報案緝捕

近日被死者張壽梅之弟張守梅，跟蹤案中之一在逃人汪壽章來港。昨日上午十一時半，事主張守梅赴總偵探部投訴，要求港探將之緝捕引渡，解滬歸案。副偵緝處長沙輔頓副警司，及總偵探幫辦麥馬非，即派出著名偵查滬事之幹探盧堯專差查辦。

盧探設計 即日破案

按盧探精通上海方言，認識不少上海名流，許多滬事要案，曾由盧探查破。當時警探方面，雖得事主之投報，但不知案中逃者落在港方何處。盧探奉命後，憑其駐港滬雙方名流助探之靈通消息，即時查悉其行蹤，於是設計誘捕。預先在灣仔六國飯店三樓開三二三號房為會見汪氏之所，至下午一時半，由盧探親自約同汪壽章借赴六國飯店之房，始拿出公事，聲明屬港探奉命將之拘拿。一面暗中監視，一面電知總偵探幫辦，呈報拘獲汪氏事情。總偵探幫辦同時下令駐灣仔警署之副偵探幫辦德健，前往六國飯店會同盧探，押之解返總部。

汪壽章為 著名騎士

查汪壽章年三十二歲，上海寶山縣人。曾充淞滬警備司令部一等秘書。當時身穿西裝，警探監視甚嚴，但未用粗暴手段逮捕，並未鎖上手扣，僅由盧探與德健幫辦作左右并肩，同行下樓，隨登汽車返總部。時為下午二時半，盧探奉命後，查探手續與誘捕之時間，僅需時兩小時而達目的矣。

汪氏自願 返滬候訊

記者昨日下午往謁警探之負責警官總偵探幫辦麥馬非，據麥氏稱，本港警探當局，自得接事主張守梅之投報後，決定將案中在逃人拘捕後，使候上海工部局昇文來港，將之引渡，返滬歸案。港探之首先步驟，為控告汪壽章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上海靜安寺路近地豐路附近謀殺張壽梅，請求初級法庭提審逃者應否引渡，始候港督明令指示云。昨日下午三時解由首席裁判司富勵士堂

前提訊，由總偵探幫辦麥馬非主控，但汪氏要求取銷引渡，彼自願返滬候訊。倘在逃人自願返滬歸案，港探則節省一番傳審手續法官乃下令取銷此宗承審引渡法案，同時下令將該逃者汪壽章交警探看守，俾押下輪中。

查汪氏現下仍在港探扣留監視中。據可靠消息，汪氏返滬之期，約在本月九日。屆時警探當局，或將委盧探與一英探員押下輪中，交上海工部局探員接收云。

Part 4 東望 女神與女王

側身東望，是一片女神與女王共生的土地。人們習慣了走到女神的紅色香爐前點燃三支香，在萬靈蒸騰的氣韻中朝四面敬拜，絮叨著經年不變的樸素願望，緊接著又走到女神的銅像下絮叨相同的祝言。相隔不過數百米的女神與女王沈靜地觀望空氣裡漫舞著混做一團的敘說，很難為祈願劃分明確的地盤。

天地初始便有女神，人卻不會永世為王，孰高孰低一目瞭然。女神的追隨者如此講。人間的王有身形有氣息，發出律令就能改變無數人運跡，天上的神無影無蹤，是好是壞全憑個人想象，兩相比較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才更叫人安心啊。女王的仰慕者如此答。女王才有了幾百年啊，跟女神的歲月比起來真叫個不值一提。女神的追隨者如此講。可誰是活在幾百年前啊，我就是活在當下。女王的仰慕者如此答。女神的子民與土地是天賦的，女王的子民與土地卻是搶來的，搶來的東西早晚要還，天賦的東西誰也奪不走。女神的追隨者如此講。不管是神還是人，總要有些爭爭搶搶才有活力呀，不然就是死水一潭，多讀讀古希臘神話好吧。女王的仰慕者如此答。相隔數百米的女神與女王淺笑著觀望空氣裡漫舞著混做一團的辯爭，同祈願一樣很難為它們劃分明確的地盤。

她喜歡跟隨人流游走在女神和女王之間。腳下的路從碎石子，踩成青石板，踩成花崗岩，再踩成帶圖案的地磚。隨著時空流轉她發現，只要時間過去得足夠快，再血腥的對抗也將被人的記憶包漿。沒人再想去爭辯女神和女王的區別，一個難以被遺忘被省略的人死得足夠久，便與神沒有太大差別。人依靠自己對神的想象為無形的神塑身，造出的像總是與人相同。說到根本，人總是盼做自己的神。

聚集是大部分生物的天性。人類尤其如此。旋繞在女神和女王身邊，人們一次又一次聚集起來，吟唱、歡呼、哭泣、嘩然、怒斥、祈福、爭鬥，造起神壇，再親手毀掉，重新造起，再次毀掉。聚集是每個人從自己的靈裡敲下一塊碎屑，奢望將所有碎屑連綴在一起就拼出一副完整的詩卷。聚集是企圖將無數微小的情緒攏成一團編織出聲音的巴別塔。聚集是個體無助的集體頌悼。

而相隔數百米的女神與女王面無表情地著觀望空氣裡漫舞著混做一團的塵世，同敘說和祈願和辯爭一樣，很難劃分明確的地盤。

十億年的塵埃

古老的揚子克拉通，深部潛藏二十九億年前的新太古代結晶基底。數十億年間經受大洋俯衝與弧陸碰撞，陸塊地殼不斷增生，拱出山脈，陷出江河。

十億年前，深部具有太古宙基底的華夏地塊由東南翼向揚子克拉通衝撞而來，一次長久的摩擦、聯合、繼續摩擦再難避免。六億年前，板塊東南部大部份陸地淹沒於淺海之中。四億年前，河流及其三角洲運來的沈積物在此地堆積。它們成為現今此地最古老的岩石，泥盆紀黃竹角組。一億六千五百萬年前，活火山猛烈爆發，噴出含豐富石英、鉀、鈉和鐵的鋁矽酸鹽礦物的火山灰和熔岩，形成大型破火山口型火山。五千萬年前，持續的亞熱帶風化環境，使大部份原本藏於地下約兩千米深的花崗岩露出地面。二百六十萬年前，全球海面水位因冰期變化分別下降或上升。隨後地球溫度略為上升，冰原融化，海水水位再次上升。上升的海水淹沒了沈積的河流沖積物，海泥覆蓋了大部份此地水域。一萬一千年前，最後一個冰川期結束，海面水位急速上升。八千年前，此

Kiang Malingue

馬凌畫廊

kiangmalingue.com

10 Sik On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香港 灣仔 適安街10號
(Follow) @kiangmalingue

地水位升至現時高度。此後，陸地是陸地，海洋是海洋，等待著百萬年後下一次巨變的相互吞食。

作為大地陸塊東南角的邊緣，此地在億萬年間持續重復著露出、被淹沒、再次露出、再次被淹沒的循環節拍。雖說重復，雖說循環，但每一次的露出與淹沒都帶來新的構成。新的岩石，新的沈積物，新的河流，新的海灣。十億年前的塵埃始終懸浮在堅實的結晶基底，隨節拍的餘音顫動。

屬於陸地的一億年，它凝視山川。屬於海的一億年，它傾聽波浪。